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王臨川集
下

王安石

國學基本
叢書簡編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商務印書館發行

川

集
下

臨川先生文集

卷七十二

書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爲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唯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爲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爾。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赳赳武夫。兔置之人。遠至於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衰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爲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爾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爲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爲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於小。而幽王之中雅。其惡疑於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實一也。何以知其如此。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

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爲亂者作也。閔亂爲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平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也。管蔡爲亂。成王幼冲。周公作鴟鵂以遺王。非疾成王而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爾。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禴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丘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者以言其所善之衆也。緇衣者。君臣同朝之服也。適子之館者。就之也。爲之改作緇衣而授之以粢者。舉而養之也。能就之又。能舉而養之。此所以爲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於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爾。非以謂兆帝祀於郊也。所謂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我既爲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爾。非以爲后稷得郊也。其卒曰。故臯亶時。庶無辜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臯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辜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鄘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鄘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爲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也。非以它經爲有異乎。

此也。吾之所受者爲此。則彼者吾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者。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曰。仲如其仁。仁也。揚子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爲明。又以不明爲昏。考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同。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我也者。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所謂美人也。其於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我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於爲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況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蓋已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爲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爲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爲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爲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舉行也。以微。舉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揚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揚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

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凶有吉。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爲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違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略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時。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無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國中之地謂之廛。以周官考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札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爲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於君者。吾聞之矣。責善於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驪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於易者。尙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某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爲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唯無師友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爲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爲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媿也。以某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某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

至於春秋三傳。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爲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龔深父書

某得手筆。感慰尤喜。侍奉萬福。所示王深父事甚曉。然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趣舍必度於仁義。是乃深父所以合於古人。而衆人所以不識深父者也。言之於深父何病。揚雄亦用心於內。不求於外。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故某以謂深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者。自孟軻以來。未有及之者。但後世士大夫多不能深考之爾。孟軻聖人也。賢人則其行不皆合於聖人。特其智足以知聖人而已。故某以謂深父其知能知軻。其於爲雄幾可以無悔。揚雄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奈何欲非之乎。若以深父不仕爲過於雄。則自雄以來。能不仕者多矣。豈皆能過於雄乎。若以深父之不仕爲與雄異。則孟子稱禹稷顏回同道。深父之於爲雄。其以強學力行之所至。仕不仕。特其所遭義命之不同。未可以議於此。深父吾友也。言其美。尤不敢略。亦不敢誣。所以致忠信於吾友。然以久廢學。恐所論尙不中。不惜更詳喻及也。

再答龔深父論語孟子書

某啓。所論及異論。其曉然道德性命其宗一也。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則命有順有逆。性有善有惡。固其理又何足以疑。伊尹曰。茲爲不義。習與性成。出善就惡。謂之性亡。不可謂之性成。伊尹之言何謂也。召公曰。惟不恭厥德。乃早墜厥命者。所謂命凶也。命凶者。固自取。然猶謂之命。若小人之自取。或幸而免。不可謂之命。則召公之言何謂也。是古之人以無君子爲無道。以無吉德爲無德。則出善就惡。謂之性亡。非不可也。雖然。可以謂之無道。而不可謂之道無小人。可謂之無德。而不可以謂德無凶。可以謂之性

亡而不可以謂之性無惡。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相近之性以習而相遠，則習不可以不慎。非謂天下之性皆相近而已矣。孔子見南子爲有禮，則孔子不可告子路曰：是禮也。而曰：天厭之乎？孟子曰：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若有禮而無權，則何以爲孔子？天下之理固不可以一言盡。君子有時而用禮，故孟子不見諸侯；有時而用權，故孔子可見南子。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至于人而不得行，則聖人之無可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能至，則孔子何爲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所微也。凡此皆略爲深甫道之，以深甫之明，何難於答是而千里以書見及此，固深甫之好問嗜學之無已也。久廢筆墨，言不逮意，幸察。

答王深甫書三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穎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尙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

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卽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尙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辜無辜。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

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揚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二

某學未成而仕。仕又不能俛仰以赴時事之會。居非其好。任非其事。又不能遠引以避小人之謗讒。此其所以爲不肖而得臯於君子者。而足下之所知也。往者足下遽不棄絕。手書勤勤。尙告以其所不及。幸甚。幸甚。顧私心尙有欲言。未知可否。試嘗言之。某嘗以謂古者至治之世。然後備禮而致刑。不備禮之世。非無禮也。有所不備耳。不致刑之世。非無刑也。有所不致耳。故某於江東。得吏之大。臯有所不治。而治其小。臯不知者。以謂好伺人之小過。以爲明。知者又以爲不果於除惡。而使惡者反資。此以爲言。某乃異於此。以爲方今之理勢。未可以致刑。致刑則刑重矣。而所治者少。不致刑。則刑輕矣。而所治者多。理勢固然也。一路數千里之間。吏方苟簡。自然狃於養交取容之俗。而吾之治者五人。小者罰金。大者纔絀一官。而豈足以爲多乎。工尹商陽。非嗜殺人者。猶殺三人而止。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反命。某之事不幸而類此。若夫爲此紛紛而無與於道之廢興。則旣亦知之矣。抑所謂君子之仕行其義者。竊有意焉。足下以爲如何。自江東日得毀於流俗之士。顧吾心未嘗爲之變。則吾之所存。固無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也。及吾朋友亦以爲言。然後恍然自疑。且有自悔之心。徐自反念古者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士之有爲於世也。人無異論。今家異道。人殊德。又以愛憎喜怒變事實而傳之。則吾友庸詎非得於人之異論變事實之傳。而後疑我之言乎。況足下知我深愛我厚。吾之所以日夜向往而不忘者。安得不嘗試言吾之所自爲。以冀

足下之察我乎。使吾自爲如此而可以無臯。固夫善。卽足下尙有以告我。使釋然知其所以爲臯。雖吾往者已不及。尙可以爲來者之戒。幸留意以報我無忽。

三

某啓。不見已兩月。雖塵勞汨汨。企望盛德。何日無之。忽辱惠書。承以論語義見教。言微旨奧。直造孔庭。非極高明。孰能爲之。仰羨仰羨。近蒙子固夷甫過我。因與二公同觀。尤所歎服。何時得至金陵。以盡遠懷。

與王深父書二

某頓首。自與足下別。日思規箴切劘之補。甚於飢渴。足下有所聞。輒以告我。近世朋友。豈有如足下者乎。此固某所望於足下者。惜乎與足下相去遠。過失日甚。而不肯傳聞於足下。誠使盡聞而盡教之。雖某之愚。其庶幾少有成乎。惟足下不以數附書爲勤。幸甚幸甚。

二

某頓首。近已奉狀。不知到否。竟不得脫省中。而今日就職。聞足下當入都下。幸能蚤來。冀得一見。若足下來差池。則某此月乞去。至淮南迎親矣。出不過三四十日。則還至都下。幸足下且留以待。某還。事欲講於左右者甚衆。切勿遽去。若今不得一見。又不知何時奉見。切勿亟歸也。有王逢原者。卓犖可駭。自常州與之如江南。已見其有過人者。及歸而見之。所學所守愈超然。殆不可及。忽得報死矣。天於善人。君子如此。可歎可歎。如逢原者。求之於時。殆未見比。不知常君方之孰賢耳。可痛可痛。恨足下不得見之耳。書不盡意。自愛自愛。

答劉讀秀才書

久不聞問。忽得書。承侍奉萬福。良以爲慰。見問進退去就之意。蓋道之所存。意有所不能致。而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盡。第深考微子一篇。則古之聖人君子。所以趣時合變。蓋可睹矣。阻闊愈遠。惟自愛。數以書見及。

卷七十三

書

答徐絳書

某啓。某鄙朴未嘗得邂逅。而蒙以書辱於千里之遠。固已幸甚。足下求免於今之世。而求合於古之人。不以問世之能言。而欲有取於不肖。此某之所以難於對也。自生民以來。爲書以示後世者。莫深於易。易之所爲作。不出足下之所求。文王以伏羲爲未足以喻世也。故從而爲之辭。至於孔子之有述也。蓋又以文王爲未足。此皆聰明睿智天下至神。然尙於此不能以一言盡之。而患其喻之難也。況以區區之中材。而遇變故之無窮。其能皆有所合而卒以自免乎。雖能有所合而有以自免。其可以易言而遽曉乎。此某夙夜勉焉而懼終不及者也。其能遽有以進左右者乎。然學者患其志之不同。而有志者欲其爲之不已。某與足下幸志同矣。如爲之不已。它日邂逅。得各講其所聞。擇其可以守之。庶其卒將有得焉。蓋古之人其成未嘗不以友者。此亦區區有望於君子也。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勸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忘。不敢忘。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概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晤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雋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壓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

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襲。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壬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曲如

防過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殍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遏。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不若與之。然不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輦運之費。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飢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譏譏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答呂吉甫書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緣國事。豈有它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趣時便事。吾不知其說焉。攷實論情。公宜昭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尙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茶然衰疾。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响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趣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與王子醇書四

某啓。得書承動止萬福。良以爲慰。洮河東西。蕃漢集附。卽武勝必爲帥府。今日築城。恐不當小。若以目前功多難成。城大難守。且爲一切之計。亦宜勿墮舊城。審處地勢。以待異時增廣。城成之後。想當分置市易。

務爲蕃巡檢大作廨宇募蕃漢有力人假以官本置坊列肆使蕃漢官私兩利則其守必易其集附必速矣因書希詳喻經畫次第秋涼自愛不宣

二

某啓承已築武勝又討定生羌甚善聞郢成珂等諸酋皆聚所部防招恩威所加於此可見矣然久使暴露能無勞費恐非所以慰悅衆心令見內附之利謂宜喻成珂等放散其衆量領精壯人馬防招隨宜犒勞使悉懷惠城成之後更加厚賞人少則賞不費財賜厚則衆樂爲用不知果當如此否請更詳酌蕩除強梗必有穀可獲以供軍有地可募人以爲弓箭手特恐新募未便得力若募選秦鳳涇原舊人投換仍許其家人例乎承占本名官土人員節級更與轉資卽素教之兵足以鎮服初附事難遙度心所謂然聊試言之爾諸當僚奏想不憚煩露次勞苦爲時自愛不宣

三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爲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爲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爲變而口未有以事乘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爲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爲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旣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氈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有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

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氈。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亡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宜。

四

某啓。久不得來問。思仰可知。木征內附。熙河無復可虞矣。唯當省冗費。理財穀。爲經久之計而已。上以公功信積著。虛懷委任。疆場之事。非復異論所能搖沮。公當展意思。有以報上。餘無可疑者也。某久曠職事。加以疲病。不能自支。幸蒙恩憐。得釋重負。然相去彌遠。不勝惓惓。唯爲國自愛。幸甚。不宜。

與趙高書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尙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